

M a o B i n g

毛病

傅查新昌 著

花 城 出 版 社



毛病

傅查新昌·著



作

者

简

介

傅查新昌 1961 年
生于新疆伊犁，著名作
家、文学评论家，著有小
说集《父亲之死》、《人的
故事》、散文集《我就这
么活着》，长篇小说《明
净的地方》，也获过一些
不伦不类的国家级文学
奖，现供职于新疆自治
区地方税务局报社。

第 一 章

1

真他妈倒了八辈子的邪霉，阿古古站在半明半暗的厕所里边撒尿边想。这一塌糊涂的改革居然改到我的头上来了。阿古古感到他从生命的深处放出了比尿水更沉重的生存焦虑，那些叫作幸福和快乐的东西，在他接近时又远离他，在他远离时又接近他。他像一片落叶一样从工作岗位上跌了下来，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下岗职工。阿古古觉得这日子已经陈旧了，他身外的世界也已经陈旧了。把肉体还给大地，

生存的欲望就像尿水一样向低处流泄。阿古古一激动就想撒尿，这毛病是由来已久的。他还没有撒完尿，就听见电话铃响了。他急忙忙系着裤腰带从厕所里跑出来，苍白的脸上闪着黯淡的光芒，慌忙走过去接了电话。他的一个很有教养的朋友，不厌其烦地跑到公用电话亭，给他打了一个非常理智的电话，那位朋友用非常公正的语调告诉他说：“阿古古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老婆至少给你戴了五顶绿帽子。”

阿古古被这突如其来的爱情的灾难给愣住了，他睁大眼睛，把愤怒从记忆的锁孔放了出去，他仿佛在体外听到一声相同的叫喊，那叫喊声来自一间相同的屋内的一张相同的床上。他愤愤然把话机恶狠狠地甩在地上，只听见话筒里仍然传来“喂喂喂”的喊声。他呆若木鸡般站在原地没动，觉得脸上麻麻辣辣的，仿佛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了他重重一巴掌。他知道，这类男女间偷鸡摸狗的风流勾当真让他像咽下一口屎一样恶心。他老婆在桃花园夜总会干收银工作，鬼才知道她在夜总会到底干什么。除了阿古古，谁也不知道她是一个结过婚并且做过两次人流的女人。

这天中午，天气热得像艾滋病患者的额头，让人感到夏日的阳光一般坚硬的疲倦和寂寞。阿古古只穿着一条鲜艳的红短裤，在闷热的房子里不停地徘徊着，心里还在想着他老婆的激情在别人胸前飘浮的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那个正处在尴尬的青春期的妹妹，打电话告诉他，说他老婆又背着他悄悄地潜入别人的身体里面去了。阿古古知道在日渐走向繁荣的巴库镇里，热衷于偷情的人多如牛毛，他们约会的地点，不在人群有来有往的西公园，也不在夜晚灯火辉煌的人民广场。天色向晚的时候，风景优美的伊犁河畔是情人们谈

情说爱的好地方，在林间的绿草地上，有骑在恋人膝盖上第一次接吻的纯情少女，还有弹吉他的失恋者和摄影爱好者。

阿古古是搭着两轮马车来到河边的。他沿着河边的小路，朝茂密的榆树林走去，他希望他能看见他老婆，可他觉得他的周围危险而宁静。这时一只绿头苍蝇孤独地顺着他的影子低飞，他承受着影子的迷惑，继续向树林深处走去。突然，他看见他那臭名昭著的老婆菲菲，正和一个大腹便便的胖男人坐在绿草地上喝酒。阿古古隐伏在阴暗的树阴下，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，窥视着菲菲在胖男人怀中的百种情态。阿古古看着他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坐了一会儿，就从酥软的草地上站起来，戴上随身听的耳机，脉脉含情地跳起了贴面舞，转了几圈之后，菲菲喘着粗气仰面躺在软酥酥的绿草地上，她那成熟的姿态看上去真像个怪物。那胖男人仿佛心血来潮了，他像盲人那样蹒跚地走过去趴在她身上。阿古古的眼睛因窥视而明亮起来，视觉也在被春雨打湿的机会中恢复了正常：这些做爱动作我阿古古也是很熟悉的。盯着肉体看的眼睛，看着肉体的意识，那里面风雨交加，把欢乐交给了肉体。那胖男人居然在阿古古眼皮底下从容不迫地干完了事，疲惫的身躯从她温柔的身体上慢慢滑了下来，然后缠绕着她的膝盖进入甜蜜的回味状态。阿古古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，甚至每呼吸一口气都想吐。这刻骨的恶心是阿古古的，不是别人的。他沮丧地独自走出树林，向伊犁河大桥走去。他觉得他应该做一件事情了。爱情是简朴的衣衫，他曾在老婆心里缀补着这件破烂的衣衫，但这件衣衫的主人早已经死了。阿古古为自己正在做的一件事流着虚汗，慢慢地爬上了大桥。他站在大桥上极目远眺，他看见天上有块云彩与

阳光背道而驰，天空因而明亮了起来。他现在想把整年放飞的意识收回来，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，做一件能够流进肉体里面的事情。于是他朝大桥下面的小河流水啐了一口酸溜溜的唾沫，就像品尝一个人的口水流进另一个人嘴里的滋味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看见一个警察向他投来怀疑的目光，接着他伸手紧紧抓住阿古古的胳膊问道：“你是不是病了，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嗯，我好恶心啊！”阿古古用风一样的声音说。

“如果你有病，”警察看着阿古古的脸说，“我帮你拦一辆车吧。”

“不用不用，我只是恶心。”

“恶心就是病的开端呀，你别小看这恶心啊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病的开端的？”

“我也经常恶心啊。我给你拦一辆车吧。”

“你甭拦了，我的恶心跟你的恶心不一样。”

“恶心都是一样的。我也经常有恶心的时候。”

“那是你的恶心，跟我恶心的内容不同。”

“恶心还有内容吗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”

“我没有毛病，我很正常啊。”

阿古古感到他的手掌和手指都是火辣辣的。这时候阿古古把身体弯成了个大虾，想把他那火辣辣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，但说什么也办不到。警察打了个难看的哈欠，然后放开了阿古古。阿古古像一个走出疯人院的后裔一样昏头昏脑地往回跑起来。

阿古古一回家就玩命似地收拾起自己的麻袋行李来。他觉得在房门外那条流淌着盐酸和口水的大街上，在那些天空

下排列的楼房底下，许多人的眼睛在他家的门上游戏，他们的目光挤进他的肉体，偷听着他痛苦的叫声。收拾完麻袋行李，阿古古的心真软起来，要走了，应该给她留下一张纸条什么的吧，夫妻毕竟是夫妻啊，再同床异梦也只好自认晦气。于是，他很愉快地给她留了一张纸条：老婆，我已经离家远走高飞了，你想请我回来也请不回来了！

2

阿古古扛着破破烂烂的麻袋行李，沿着发热的斯大林大街，径直朝客运站匆匆奔去。他感到自己身体的清爽无比，那自由的飞翔声从天空传到他的手指尖，满脸淌着如释重负的汗珠，内心没有一点尘埃。

在客运站里，阿古古感到候车室才是温故知新的道路，他咀嚼着那些南来北往的人群，扬眉吐气的言辞的神秘。他把眼睛从人群中移开，扬眉吐气的言辞开始在他的心里隐退，接着他感到自己的面孔也在迅速地缩小。也许他的麻袋行李非常醒目，引起许多面容倦怠的人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在买票的时候，阿古古不慎丢了十块钱，后来他看见一个驼背老人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十块钱。老人的脸使阿古古感到自己还在故乡。

阿古古即将要坐的这辆班车看上去有点像流动厕所，车厢外面到处是雨水流过的痕迹，像经历过无数次分娩的阵痛之后，仿佛又在等待着美丽的怀孕。阿古古的邻座是一个漂

亮的金发小姐，她身穿一件很时髦的黑色长裙，染过的黄头发下面长着一张洁白的脸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随意或无意的气息与气味。这春风般飘游的女人的气味，就是一些难以言说的故事的片断。阿古古上车的时候，她正在看一本黄得不能再黄的杂志，他知道她是从街头书摊上买了这本唬弄人的杂志的。阿古古走过去坐的时候，她轻轻挪动了一下滚圆的屁股，表示让他走过去坐临窗的座位。阿古古一坐下来就闻到一股强烈刺鼻进口香水味，这跟他老婆的香水味没有两样。她用化过妆的眼角瞟了他一眼，然后把裙子下摆往上一拨拉，露出洁白而性感的大腿。这大腿是放荡的延长，也是无限膨胀的浪漫。一股原始的清香在阿古古心里酝酿着，若不是眼睛看见她的大腿，他那灵敏的鼻子仍然能够感觉到她的存在，但他不想再看她的大腿，窥视的欲望在他视野中悄悄闪避。他觉得这个浓妆艳抹的小姐比他老婆好不了多少，女人的大腿不是桌子腿，能让满大街走动的男人随便看吗？

班车在高速公路上像风似地狂奔。秋风吹着阿古古的额头，车窗玻璃也非常闪亮。透过闪亮的车窗，阿古古看见一览无余的沙盘，而班车呜呜吼着在千沟万壑间的公路上爬坡。他孤独地紧靠着冰凉的车厢板，心中暗暗想着，坐在他身边的小姐的面容是美丽而危险的，这是一张见过楼群和人民广场的脸，他存心不透露地挣扎着偷看她的脸，但一触到她的目光，他的目光就像一缕转瞬即逝的阳光一样逃奔，透过她那真切的肉体，在远处的某些瞬息万变的事物上降落了。这时班车猛颠了一下，他身边的金发小姐发出一阵母鸡一样的尖叫声：“我的妈呀！”班车猛地这么一颠，阿古古

的思绪马上转了一个奇妙而特别的弯，他匆忙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，看了看车内有没有他认识的人，那一张张被西部太阳晒黑的脸告诉他，没有一个熟人。满满一车盲流。几个盲流正在学狗叫，在没有狗的车厢里学狗叫。其中一个在学公狗叫，另一个学母狗叫，他们叫得很像，然后就放声大笑，他们想在自己的笑声中成为自己的主人。这些潇洒地绕地球而行的盲流，肉体里填满了一种声音，这是在母亲遥远的怀里啼哭。阿古古莫名地笑了笑。他笑他自己，没想到他也成了百万盲流中的一个。

“你笑什么呀？”金发小姐瞟了阿古古一眼问道。

“我笑我自己。”他仍然笑着说。

“你没有毛病吧，先生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在问你呢？”

“你问我什么？”

“你没有听清楚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没有听清楚。”

“没关系，许多事情都是不清楚的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满车的盲流在屁味弥漫的车厢里颠着摇晃着被金钱冲昏的脑袋，打盹的打盹，说话的说话，打扑克的打扑克，有的还扯开破嗓子尖声咒骂着，蛮不在乎马达的轰鸣和呼呼的风吼。阿古古朝邻座的金发小姐瞟了一眼，发现她也在凝视着他，她的目光没有一点掩饰地直盯着他。阿古古虽然是个二十多岁的男人了，但有时候却像蹒跚学步的孩子。他老婆常说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，她这么说他不是没有道理

的，因为他那时候只读孩子们的书，只玩孩子们的游戏。现在他的视觉又恢复过来了，她还在盯着他看。他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惊讶，她的目光和洁白的面孔，居然使他的眼睛感到柔和而又舒坦起来。这时候，她露齿一笑，说：“你很像一个有学问的人，是记者吗？我认识很多记者，还有那些自命不凡的作家和诗人。”

“有学问还能从肉体上看出来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一看就能看出来的。”

“我不是有学问的人，我是去乌鲁木齐打工的。”

“唷，你别玩我好不好，你一点也不像去打工的。”

“怎么会不像打工的呢？”

“因为你很有教养。”

“教养？难道把教养两个字写在我脸上了吗？”

“你真幽默耶。真的去打工吗？”

“真的。你也是去打工的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打工的？”

“因为你的思想里有生活的伤疤。”

“你好幽默耶。我从小就喜欢幽默的人。哎，你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干吗？你不是杀猪的吧？怪吓人的。”

“有教养的人还杀猪吗？戴刀子只是玩玩罢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梅梅。我在乌鲁木齐工作。我妈病了，回来看看我妈。先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阿古古。”

“好温馨的名字耶，我喜欢。”

“你怎么能随便喜欢呢？”

“你这个人真怪耶。喜欢还不好吗？”

“不是我这个人怪，而是这个世界越来越怪了。”

“我同意。可以交个永远的好朋友吗？”

“世上就没有永远的朋友。”

“我同意。不过，可以交个一般的朋友嘛。我在乌鲁木齐金达莱夜总会工作。咱们都是苦命人，没准儿还能帮上什么忙的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嘛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交朋友就得交对自己有用的朋友，酒肉朋友是不可交的。”

“你有男朋友了吗？”

“我有很多男朋友，但没有一个知心的。知心的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明白。就是说，可以跟你结婚的男朋友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阵。这时候，阿古古想起了黑夜需要一盏灯，男人需要女人。他又想起许多有妻室的男人，那些被女人们骂成不是好东西的挥金如土的男人，他们一有点钱就浑身发痒，用各种借口欺骗自己的老婆，走进夜总会泡小姐。他们一个比一个自命不凡，大把大把地花钱，很想在一夜间挥霍掉一座城市，而舞女们却泰然自若，温柔地投其所好，献出青春多捞一些钱。这样的男人真的不是好东西，他们真像小偷。背着老婆去夜总会泡小姐的男人，不叫小偷还能把他们叫什么呢？

3

班车在清水镇芦草沟村停下来。那些面目肮脏的盲流们七嘴八舌地大呼小叫着纷纷跳下车撒尿去了，公路两旁全都是站着撒尿的男人，撒完尿他们就吃饭，他们有的是能吃饭的好胃口。谁都知道路边饭店的饭不能吃，吃了肚子就有麻烦。肮脏的面容倦怠的盲流，自由主义的盲流，他们可不在乎路边的饭干净不干净，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。阿古古看见梅梅在吃自带的千层饼，这种饼子是满族人特别喜欢吃的。梅梅见他在看她，就信口开河地跟他胡扯起来。她说现在的人要学会聪明，多长几个心眼，她还说这是一个直奔主题的年代，现在的人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，什么都要，就是不要脸。阿古古很愉快地说，就是就是。

“吃不吃我的千层饼？”她对他说。

“谢谢。我现在还不饿。”他说。

“唷，你好腼腆耶！白吃谁不吃，吃了也白吃嘛。”

“那我就白吃一下吧。你是满族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满族的？”

“是你的千层饼告诉我的。”

“你真聪明耶，你将来一定会发大财的。”

“谢谢。但愿如此。”

过了会儿，吃饱肚子的盲流们像野人般狂呼乱叫着上了班车。阿古古索性碰了碰梅梅的胳膊，假装自己无意中碰了

她，像童年的游戏一样无所顾忌。她急忙转过身看他，可他却假装没有看见她。他觉得她的目光千丝万缕地绕着他，于是他很想告诉她，所谓的人生不是别的，只是一缕晃过岁月的气息。这时候，大胡子司机领着一个驼背老头径直来到梅梅跟前，很阴毒地叫梅梅把座位让给驼背老人。梅梅红着脸没吭气，但她却很不耐烦地把座位让给了那个驼背老人，然后背对着老人站着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班车歪歪斜斜地闯过一道垭坎，满车的盲流被颠得像飓风中的枯草似地东倒西歪。梅梅像母鸡一样尖叫了一声：“妈呀！”这时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粗俗的维吾尔族小伙子，裸露着多毛而脏的胸部，气咻咻地闯到梅梅跟前，用结结巴巴的汉语问道：“小妹妹，告诉我，你的怎么啦？”梅梅突然用双手蒙着脸嚎啕大哭起来，她边哭边指着那个驼背老人说：“不要脸的老东西！”维吾尔族小伙子愤愤然扔掉手中的刚抽了几口的莫合烟，很神气地拍拍多毛的胸部，大声对梅梅说：“小妹妹，你别怕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咱们都是新疆人，由不得这些黑户来欺负我们新疆人。”梅梅斩钉截铁地大叫一声：“这不要脸的老东西摸了我的屁股！”那驼背老人极力为自己辩护说：“你别瞎说好不好，我也许比你爹还大好几岁呢！”维吾尔族小伙子气得跳了起来，他挥动着黑煤似的硬拳头，野蛮而雨点般猛打起来，一会儿功夫就把老人打得脸上挂彩。那弱不禁风的老人抱头乱窜，歪歪斜斜地撞开拥塞的盲流，一直逃到驾驶室里。

梅梅又在阿古古身边坐下来了，她刚坐下来就大声自言自语说：“哼，谁也别想占老娘的便宜！”她说完，朝阿古古莞尔一笑，从包里拿出一只红苹果吃了起来。“给你吃个苹

果吧。”她突然对阿古古说。

“谢谢。我不吃。”阿古古低声谢绝了。

“害怕了是吗？”她把苹果硬塞到他手里，“你甭怕，怕了也没用。我知道他不是好东西。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吧？那个司机太色了。我回家的时候也坐过他的车，他非要让我跟他在路边饭店过夜，我没有答应他。今天上车的时候，他又让我坐这个座位。你想一想，难道我就这么喜欢这个座位吗？我真的没想到他叫来那个老头骚扰我。哼，我才不怕呢，对我来说，像这样的事情，几乎每天都能碰到呢。你不妨走着瞧，到了乌鲁木齐，你就明白我说的这些事。请把车窗给我打开。”

“你想吐吗？”阿古古打开了车窗。

她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然后指着自己的胸口，“我这里恶心，就是最深处恶心。我觉得人是最坏的东西。真的，等你到了乌鲁木齐就会明白的。人这种东西太坏了，坏得让人都没法形容。真的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”

阿古古摇了摇头。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，你想吐就吐出来吧。”

“你真是一个小儿科，”她瞅着他说，“你这个人太单纯了，真的太单纯了。把它开着就行了，我想吐也吐不出来。”

4

班车呜呜吼着从赛里木湖旁边开过去了。阿古古在梅梅

咄咄逼人的强辩中，默默地寻找着突围之路。不过他也理解她的处境，为了寻找瞬间的心理平衡，偶尔的失态也是需要的。突然，他清楚地听见很响亮的屁声，阿古古知道这声音是从俏丽动人的梅梅屁股底下传出来的，仿佛在肚子里憋了很久才放出来似的，声音里充满了怨气。真他妈的厚脸皮，我这辈子还第一次听到陌生女人在我面前放屁，他心想。女人就是女人，应该让男人感到女人最初的感知来自温柔的目光，来自女人阵痛后温存的抚摸，女人应该让所有一切一无所有的生灵都因有了女人才有爱。女人应该孕育更多的美丽献给男人。

这时候，班车突然在路边停下来，紧接着满车的盲流惊讶地叫喊起来：“哎呀！那家子着火了！太好玩啦！”

阿古古看见在火场附近熙熙攘攘有那么一群人在跑来跑去，从房屋里面传来噼噼啪啪的巨大响声，还冒着一团团乌黑的浓烟，最使他吃惊的是那幢烧着的房子正好和一所乡村小学紧挨着。阿古古不顾一切直往车门跑去，同时大声喊道：“司机同志，快把车门打开！”车门哐当一声打开了。阿古古急忙跳下车，歪歪斜斜地朝火场跑去，边跑边想着他是第一个跳下车的。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听到“哐当”的一声，回头一看，班车已经启动了，接着他又看见他的麻袋行李从驾驶室里扔了出来。班车载着粗犷的嘲笑声一溜烟开走了。阿古古站在原地凝固了，似乎成了一个自投罗网的当代英雄，一种强烈的麻木感从他脚板底下升起，直抵他那激荡的心脏。是的，雷锋的英名就是被这些丧失了人性的芸芸众生给埋没了。他沮丧地走近他那可怜的麻袋行李，用几乎跌倒的姿势把它捡起来，然后朝着落荒而逃的班车啐了一口唾

沫：“呸！我操你们一大群！”

阿古古转身朝熊熊烈火奔去，他听见有人在大声呼救。阿古古破门而入，在烟雾弥漫的房子里瞎摸了一阵，结果什么也没有摸着。阿古古又急忙从屋子里跑出来，仔细谛听那呼救声传来的方向，原来是错觉。阿古古看见一位老太太在火场附近嘤嘤啜泣。阿古古干脆爬到房顶帮他们接水桶。妇女们一桶接一桶地把水递给他，从不间断……

阿古古这辈子没见过这样一群古怪的人。说起来也真可怕：他真是玩命地帮他们救了火，干得汗流浹背，在他临走的时候，他们应该客气地给他端来一碗水喝，应该问他从哪儿来，又到哪儿去，这样他就会感到一种心灵的满足。到后来他真的不知道怎样跟他们告别，关键的问题是他还要抓紧时间赶路，他知道时间永远都在人们面前任意地走动，它仅仅来看顾人类又匆匆转身而去。阿古古朝一个正在洗脸的男人走过去，那男人正好斜着脸在看阿古古。“我要走了。”阿古古很尴尬地对他说。

“嗯。什么？你去哪儿？”他问阿古古。

“我要去乌鲁木齐。”

“哦，你去乌鲁木齐呀，还远着呢。”

“我知道还远着呢。”

“你还有什么事要问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我走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谢谢！……”